

生 命 之 花 期

刘承俊／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生命命花期

刘承俊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花期/刘承俊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209 - 09537 - 2

I. ①生…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148429号

生命花期

刘承俊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 (0531)82098914
市场部 (0531)82098027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装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32 开(148mm × 210mm)
印张 14.75
字数 31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9537 - 2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生命花期



珍惜青春年华，坚定必胜信念，纯洁人生梦想，品味不凡人生。这样，年轻的生命就像有了一双翱翔的翅膀，江河湖海，辽阔大地，将会被你们轻盈掠过。请记住，人生之路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脚踏实地走出来的。只要不让青春年华和人生梦想随着岁月流逝，成功总有一天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题记

生命花期



向阳市有处刚刚组建的体育培训中心，各地有志莘莘学子慕名而来，在这里演绎了多个耐人寻味的故事。现在，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引 子

生命花期



目 录

题 记	1
引 子	1
第一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1
第二章 莫让梦想随着岁月飘逝	26
第三章 要做一个体味美妙生活的人	44
第四章 他们的生活也有温情的一面	63
第五章 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86
第六章 你不能一直站在别人身边唱悲伤的歌	105
第七章 心中有爱爱不同	124
第八章 或许迷路的少女不是那么坏	141

生命花期



CONTENTS

第九章 谁的青春没有风吹过	160
第十章 他们没有读懂爱情那本书	181
第十一章 难以决断的纠葛爱情	202
第十二章 世上的爱情是没有终点的	221
第十三章 错位的爱情谁之过	239
第十四章 真诚付出的意外回报	257
第十五章 难以忘却的情意	277
第十六章 我爱你昔日中的一半	295
第十七章 深沉的情谊绵延得有多长	313
第十八章 聪明人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330
第十九章 分手前的苦涩心结	348
第二十章 欢乐不因为忧伤而废止	367
第二十一章 青春走不出心灵的迷雾	382
第二十二章 继母的胸怀比世界还要大	398
第二十三章 莫要透支青春似锦的年华	416
第二十四章 破碎的美梦谁去圆	436
第二十五章 上帝不会错过你每一份的珍惜	454

第一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郑妙清楚地记得，离家乡不远的这条小河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的。到了春季，小河里的水干涸了，河床上铺满无数卵石，有白色的，有灰色的，还有红黄相间的，五光十色，使人起着喜爱的感觉。夏天到了，时常暴雨，河水涨起来。湍急的水流碰到岸边的岩石，溅起白色的浪花，响得格外大声。冬天来了，河水结了冰，光洁如镜的冰面上，有她童年时代的梦。

小河两岸原是平坦的草地。十几年过去了，这里已经建成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原先街道两旁低矮的梧桐树，现在已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有些枝条甚至连接起来，形成了一道绿色长廊。城区及着山脚的地方，摊着一片片红砖绿瓦的现代化建筑，全被苍郁的树木包围着，只露出高高的房顶。

郑妙提着精美的小布兜，从公交车上走下来，站在路边稍微停顿了一下，环顾下四周然后便沿着公路走下去。这里，已经是

郊区，公路又宽又平，但行人寥寥。高大的建筑物少了，但有些漂亮的小庭院，却隐在绿树丛里。郑妙刚拐过一个十字路口，只见一处现代化的学校便现在她的眼前。学校门口朝南，两边门垛是用灰色大理石砌成的。门旁镶嵌着一块较大的方形牌子，上面镌刻着“向阳市体育培训中心”几个金色大字，老远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走来一位年轻人，高高的个子，白皙的脸子，长睫毛的眼睛，身着红色运动服，推着辆自行车，车把上却挂着个红色头盔。他每走一步，头盔便叮当作响，这不禁引起郑妙极大的兴趣。郑妙紧赶了几步，凑到车子旁边，轻轻地咳了一声，试着向他问路，可方杰只是扭头瞅了她一眼，一句话没说，而后骑上车子，扬长而去。郑妙头上像泼了瓢冷水，内心的委屈却是加倍的。郑妙来到大门口，问了保安一句：“请问有位叫方杰的运动员吗，他在哪儿体操训练？”但保安却板着脸。郑妙正当犹豫不决的时候，保安凑到她跟前，气呼呼地对她说：

“哼，你不认识他吗！刚才从你身边走过去的，他就叫方杰。”

郑妙像挨了一巴掌，总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已经长成花季少女的她，顿时放下所有的骄傲和自尊，紧咬着嘴唇，朝保安点了下头，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她一边往校园里边走，一边思忖着：怎么这里的人，就像是吃了枪药似的，待人这样冷淡，说话又那么生硬？不过校园倒很整洁，在这里山清水秀、桃红柳绿、碧水游鱼，无不展现它的勃勃生机；漂亮的楼房、幽静的小径、崭新的体育设施，无不彰显它的无穷魅力。没有鸟叫，没有鸡鸣，更没有行人的高声喧哗。十几分钟过后，方杰又回来了，但走起路来却慌里慌张的，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板着脸子，

没一点好气色。方杰赶上了郑妙，走到她面前，给了她一个真诚的微笑。郑妙心里顿时甜滋滋的，激动地只想掉眼泪。郑妙本想跟他说几句，但转眼之间，就不见了方杰的踪影。不过，是方杰一个真诚的微笑，似乎开启了郑妙心里一扇生锈的门，从此，让年轻的生命鼓起她奋勇前进的风帆，再也不孤独，再也不悲观。

郑妙面前这条林荫小道，是用花砖铺成的。正是中午时分，树的影子很重。郑妙沿着小路往前走，在一座高高的体操房门前停下来。体操房既宽敞又明亮，里面有许多体育器械，全部崭新整齐地摆放在那里。在体操房的一角，置着张乒乓球台。在台桌的周围，围着几个年轻人，指手画脚地不知在议论着什么。有的沉默地玩手机，有的端庄坐在那里，气氛十分沉闷。方杰跑过去，站在那几个人跟前，摸出一沓体育彩票，高高地举过头顶，煞有介事地说：

“喂，你们听着，这沓体育彩票是你们委托我买的，虽没有中奖，但你们积极参与，精神难能可贵的。鱼往深水游，人往高处走。你们要坚信现在的点滴投入，说不定今后会有丰厚的回报。”

一阵无声的沉寂。体操房里静极了，甚至连方杰喘气的声音也能听得清楚。苟安站起来，邪眉邪眼地盯着方杰，七十三八十四地说了几句难听的。可方杰一挥手，却制止了他。方杰心里有底，对这个初来乍到的苟安甚是藐视，无疑，他自然了解这个人不光彩的过去。于是气吁吁地说：

“嗨，苟安，就是你多嘴？你不说，难道当哑巴卖了你？”方杰说完，就离开了那里。

这个叫苟安的，个子很高，但很消瘦，芦柴棒似的，上下很不对称。脸盘子很大，但眼睛却很小。他很爱动，也爱叨唠。每当他讲话的时候，眼睛眉毛都在动。方杰走了之后，他的胆子就大起来。气呼呼地说：

“呃，方杰这小子，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屎壳郎开卫生会——看把他积极的。咳，初来乍到的，他不是向钟教练提建议，就是别出心裁，发动全体师生积极认购体育彩票，美其名曰，叫作爱国！哼，这里简直放不下他啦！有些人听他说的，嗨，你们要明白，可有些话要等到若干年后才会释放它的毒性。”

丁一实在听不下去了，于是凑到苟安跟前，满脸堆笑，夸奖了方杰几句：

“嗨，苟安，初来乍到的，你不了解方杰的脾气。他说话虽然生硬，可心却是善良的。嗨，时间长了，你会了解他。呃，你要知道，真正的强者，是能够为自己的心做主的。”

苟安翘着虾米胡子，沉默不语。双手斜插在牛仔裤兜里，拉着八字步，右脚尖悠闲地点着地，眉头紧蹙着，心里琢磨着坏点子。

有位姑娘走过来，年纪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身材很完美，相貌很端正，一口好牙齿，还有个好看的鼻子。瓜子脸、小蛮腰、鸳鸯腿，一对酒窝惹人醉。她凑到苟安跟前，频频向她心仪的人放电：

“哟，苟安，又跟谁怄气呢？嗨，刚走在一起，人生地不熟的，你就惹是生非，哼，也不考虑后果！你啊，不会就学，不懂就问，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你即使聪明也一定要谦虚，这才是真

正的聪明。”于莉哪知苟安的心思，傻乎乎地说了这么几句，结果，苟安半句也没有听进去。

郑妙走过去，凑到于莉身边，寻问钟教练的情况：“大姐，请问，钟教练在几楼办公？”

于莉上下打量着郑妙，但听她声音很温柔。她才貌出众，长睫毛、大眼睛，是经得起岁月揉搓的美人，于是灿烂地一笑回答：

“小姑娘，你找钟教练吗？二楼第一个门，就是她的办公室。”说完，于莉双手一拍，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郑妙的心不禁一缩。心想，想不通的，无须再想，不满意的，也不用刻意去烦恼。尽管于莉的言行那么轻浮，但郑妙心里却有底。她相信，钟教练是她最亲近的人，也是她一生中的依靠。只要有钟教练，简直抵得上千军万马，她底气足得可以与任何人分庭抗礼。

郑妙说了声“谢谢！”转身就走，可于莉却拦住了她。

“小姑娘，你也是来这里接受培训的吧！我叫于莉，是学习冰上舞蹈的。我的家就在附近，你有什么难处，别客气，尽管找我，我尽力帮助你。嗯，给你张名片，上边有我的名字和地址。我的电话号码是3366557，名片下边明写着，你一看就会明白。”

于莉很热情，也很直爽，郑妙的心情好多了。郑妙拉住她，跟于莉寒暄了几句，然后就去找钟教练。她不知道，这次跟着钟教练，能不能取得好成绩。她甜美地想象着钟教练，就像面前的爬山虎，它伸出所有的手，一厘米一厘米地抱住你，一直到，她觉得温暖，觉得心满意足。

苟安一瞅四周行人寥寥，便凑到于莉跟前，喉咙里像塞着棉絮，而后咳了一阵子。那个靠近苟安的于莉，原来是和苟安高中

时候的同学，平时，她一直叫他大哥。苟安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回想起往日里对她小心翼翼地呵护，那样密不透风地宠溺，几乎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她芳草般的呼吸。

于是挑拨地问道：

“于莉，昨天晚上，你又去了夜总会？呃，你白什么眼，难道我问一句还纳税？”

于莉伸出根手指，放在嘴上，示意他小声说话。低声回答：

“嗨，小哥哥，不经你允许，我哪敢光临那里！”

苟安乐呵呵地笑着，一双浮肿的眼睛，总是瞅着于莉两腿的分叉处。于莉见他淫威的样子，脸上顿时露出羞涩的红润。苟安不禁心猿意马，六神无主，激动得浑身冒热气。他一瞅四周没有过往行人，于是一步跳过去，一把拉住于莉的手，上下轻轻地揉搓着，然后使劲往自己怀里拉。但见于莉羞红了脸，然后用力推搡了他一下，埋怨道：

“嗨，没出息。如果让那边的钟诗诗看见了，你知道她可是个醋罐子。如果让她传出去，咱就甭想在这里训练啦！”

苟安立时沉下脸子，显出十分失望的样子。望着朝他走来的钟诗诗，没好气地说：

“嗨，这个骚女人，在平时她跟方杰眉来眼去的，打得火热，谁人不知道，谁人不知晓！嗨，她是属手电筒的，光照别人，不照自己。”

于莉和钟诗诗，是初中时候的同学，平时交往频繁。苟安这番话，对于莉很刺激。稍停了会儿，她语重心长地说：

“苟安，不许你胡言乱语。你一开始就四面树敌，哼，下一步看你怎么和他们相处，和他们接近！”

苟安虾米胡子一翘，白眼珠子一翻，干脆回答：

“嗨，于莉，死心眼子。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五湖四海，哪里不能混饭吃？你只会一棵树上吊死？呃，大姑娘要饭——死心眼子。”

对面有来人。于莉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声，示意苟安住嘴。于莉含情脉脉，摸摸她的头发，又拍拍她丰满的胸脯，然后抿嘴一笑，貌美如花。她在苟安身边云雀一般地叫着，苟安心里不禁涌动着一种不安的情绪。

郑妙从钟教练办公室里出来，沿着花砖铺成的小路，缓慢地走着。树荫更浓了，像走在绿色的走廊里。路边长着许许多多的翠竹，竹影摇曳，在微风中瑟瑟作响，听起来挺有意思。在不远的花坛里，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花儿散着香味，沁人心脾，但她叫不出这些花的名字。郑妙刚拐过一个路口，有位年轻的姑娘向她走来。见她脸色白皙，眉宇清秀，一脸稚气。浓黑的头发披在背后，但又有那么一小绺恰到好处地遮搭在额头上。她不时地朝耳后拂一下，那姿态很优美。她紧走了几步，赶上了郑妙。预先也没打招呼，上去就抱住她，亲昵地晃动着，轻声地埋怨道：

“嗬，傻丫头，初来乍到的，你往哪儿跑？嗨，让我好找啊，几乎找遍了整个校园的各个角落。”钟诗诗听方杰介绍，郑妙别看刚刚十六岁，可她有魄力有抱负，可是体坛的好苗子。

钟诗诗说话很恬美，待人很温和。她伶言利齿，说话银铃一般。郑妙听她清脆的笑声，自然就想起庄前那条活泼的小溪。于是问：

“大姐，你尊姓大名？”

钟诗诗的脸上漫上红云，显出十分拘谨的样子。然后细声细气地答道：“哟，我吗，姓钟，钟表的钟；名诗，诗歌的诗。嗨，得啦，喊我诗诗就可以了。”

钟诗诗很诚恳，又有一副好心肠，对人很有亲和力。郑妙很愿意跟她接近，也愿意跟她交谈。过了一会儿，郑妙细声细气地跟钟诗诗商量：

“诗诗，我叫你大姐，这样称呼你，你不会介意吧！”钟诗诗愉快地点下头，表示同意。

此时的郑妙，情绪有些波动。她见了钟诗诗，像见了老朋友一般，非把心里话说出来不可。

“大姐，我是慕名来这里的，专门找姓方的那位同学。一是向他取经，二是切磋一下速滑技巧的难题。可那位叫方杰的，见了我，总是躲躲闪闪的，半眼也不理睬我。唉，诗诗，做人难呀，做个女孩子更难。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他。尽管如此，但我总觉得没有他，就如没有一枝强壮的花朵。是他，擦亮并芬芳着我精神的天空，让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钟诗诗不禁一愣怔，俊秀的脸庞顿时红了起来。她总觉得有些别扭，却找不出恰当的词儿回答郑妙对方杰的赞颂。稍停，她只是说了这么几句，却让郑妙感到意外。

“嗨，方杰笨手笨脚的，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不过是‘近寺人家不重僧，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罢了。人吗，都有长处；东西，都有用处。学习不在起步早晚，但可悲的是开头勤奋，后来放任自流，甚至闹出意想不到的笑话。郑妙，我说的没错吧！”

钟诗诗说这些话的时候，多少有些勉强。她习惯地把左手放在额头上，轻轻地把那绺短发往耳后拂一拂，而后很细心地端详

着郑妙。首先映入钟诗诗眼帘的，是她有个好看的鼻子。眉宇十分清秀。长睫毛下的眼睛，像水波一样流动。她很喜欢郑妙的黑发，稍稍卷曲，也像她的长发一样披在背后。她有着随便而悠闲的神色，不像有的外来姑娘那样，见了陌生人就拘谨，就脸红。她说话流利，用的还是普通话，声音像银铃一般清脆。钟诗诗跟她在一起，似乎显不出多少的优越性。郑妙听了诗诗的话，神情不禁有些紧张。她上下打量着钟诗诗，好像要从她身上找出点与人不同的东西似的。于是夸奖道：

“不，诗诗，方杰冰上的功夫比我强，速滑技巧更值得我学习。我曾记得，在三年之前一次冬季运动会上，他的速滑成绩众压群芳，还是省少年组速滑第一名哩！”

郑妙说这些话的时候，语调很温和，表情很自豪，笑得很恬美。钟诗诗却羞红了脸，眼里好像噙着泪珠，将脸轻轻地依在郑妙纤细的手背上，轻轻地唤了一声：“郑妙，你……”迟钝地愣了一下，忍不住地告诉她：

“是啊，郑妙，他固然是个人才，只可惜，却生错了地方。好像金子被埋在粪堆里，可惜啊，可惜，很难有放光的时候。领袖与跟风者的区别在创新。可他，就那么碌碌无为，却不知悔改。你说，向他学习，难道你年轻轻的，也犯糊涂。”

郑妙总是想不通，凡是她提及方杰的名字，钟诗诗的情绪总会波动，而且还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郑妙沉思了会儿，于是果断地回答：

“不，诗诗，方杰很坚强，也很自信。你要知道，一个人只要有了信心，就是事业成功的一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所谓畏惧。从来没有上帝，全在自己救自己。诗诗，你要相信，

有些事再等一等，往往就会柳暗花明。”

钟诗诗了解郑妙在这里训练不会很长时间，于是悬着的心便放下来。但她依然心有疑虑，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就这么轻轻的几句话，她的眼里似乎噙满了泪水。

“嗯，郑妙，但希望你跟方杰一起训练，处处事事放规矩，不然的话，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到处风言风语，无论对谁都没好处。人生犹如走路，须牢记‘谨慎’二字，才能看开了人世。”

从钟诗诗的一番话里，郑妙不难看出钟诗诗跟方杰有着特殊的关系，而且伴有不少的欢乐和痛苦。郑妙再不好意思谈下去了，唯恐说多了，伤了钟诗诗的自尊。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那好吧，今后有了难处，还要大姐关照。陪伴我，让我不孤单；安慰我，让我不害怕；宽容我，让我不委屈……”

钟诗诗勉强地一笑，回答：“那好说，那好办，不过，如果我不在的话，找方杰也可以。郑妙，你才16岁，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卿卿我我的那些事，少参与为好。在爱情的任何场合，唯一获胜的秘诀就是回避。”

于莉走到宿舍门口，一听钟诗诗这边叽叽喳喳的，挺热闹，于是顺便走过来。细听她们的谈话就方杰长方杰短的，心里就犯嘀咕。她一步跳过去，紧紧地搂住钟诗诗，在她脸上“啪”地亲吻了一下，并且娇嗔地说：

“亲爱的，你真美。我若是个男孩，非你不娶。”

钟诗诗羞红了脸，一把拽住于莉的胳膊，然后竖起一根示威似的指头，在于莉的鼻尖上轻轻地刮了几下，说道：

“嗨，于莉，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哼，你太放肆啦！不分个场合，守着郑妙居然搂搂抱抱的，亲热也不分个时候，